

人间物语

## 我的赤岸老师

| 沈协丰文 |

为编撰《赤岸情结》一书，那天，我们几位发起人相约回到家乡——素有“忠毅之乡”美称的江阴顾山镇赤岸村，在梅群贤老师的带领下，一起参观村史馆。看到家乡文化教育的史料，思绪将我拉回到小时候读书的年代，记忆中那些老师严肃而认真负责的神情，似一帧帧图片，浮现在眼前。

从懂事起，父亲就向我灌输读书的重要，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家里贫穷，只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，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头，因而格外看重知识文化。当年任赤岸大队书记的父亲，由于工作关系，认识许多老师，也常常教育我上学后要听老师话，学好知识，还会带我到赤岸学校里去提前体验学校生活，因而在上学前就认识了许多老师。有一次我跟随父亲到赤岸小学，在老师办公室，父亲和校长蔡良宝老师轻声交谈着，大概是犯起了烟瘾，父亲从怀里掏出用小半张报纸包着的烟丝，两人相视一笑。蔡老师从一本大楷本上撕下半页毛边纸，对半裁开后摊在两人面前，父亲则小心翼翼地抓起烟丝放在毛边纸上，尔后两人各自将烟丝铺平，将纸卷起来，伸出舌头舔了一下，做成卷烟，父亲又掏出火柴将烟点上，两人笑眯眯地吞云吐雾起来。

其实，我认识的第一个老师大概应该是村上的沈栋才老师。他家就在我家南边，中间只隔了一户人家，论辈分他还小我一辈。那时他经常到我家来串门，两家关系相当好。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家划给了刘家堂10队而不是我们沈家圩的9队。我小学三、四年级和初一初二时的政治课是由沈老师上的，他讲课很有鼓动性，始终慷慨激昂、激情满怀。那时他是学校领导，对教学工作抓得很紧，经常在早读课期间，到教室巡察，检查学生到校情况，督促早读，及时发现解决学生中出现的问题。应该说，沈栋才老师对赤岸地区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读小学时另一个印象很深的老师是毛惠英老师，三年级和四年级时，她是我们班的班主任。毛老师对学生要求很高很严格，她教过的学生大都很怕她，一些调皮的学生背后称她“猫咪”（猫和毛谐音）。一次我的数学作业错了两道题，毛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耐心地给我讲解，随后问我懂了没有，我当时很紧张，根本没听进去，却谎说听懂了，匆匆拿着作业本回教室订正，心想自己慢慢琢磨，可就是做不出那个对的答案。不知什么时候毛老师来到我的身旁，用手指指着我的作业题，我当时吓了一跳抬头看着她，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不说话，手指依然指着，我低头一看，恍然大悟，很快做对了题。

毛老师掏出红笔打了个钩，严肃地说：“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要不懂装懂！知道吗？”从此，我养成了不懂就问的习惯。

梅群贤老师是我从小就很仰望的老师。三、四年级时，有一次放学与初中学长结伴回家，路上初中学长们谈论起梅老师，说梅老师上语文课像是“说书”，好听得。后来真的听到了梅老师“说书”，那是他来我们沈家圩村给社员讲故事，我听得出神入化，完全被他的神情迷住了；从此，盼望着早日听到梅老师讲课。初二那年，终于由梅老师教我所在班语文课了。不夸张地说，一年的语文课对我来说终身受益，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、一种快乐、一种陶醉。那年北涇公社文教组组织初二学生学科竞赛，我被赤岸初中选为参赛选手，语文考试时，由于粗心大意，我漏做了考卷背面的一道



海湾

摄影  
章红

题，成绩自然可想而知。点评课上，梅老师严肃地说：“我们有位考生自以为是，稀里糊涂昏咚咚，考试时竟然把最后一道题漏做了！”接着眼神扫过我的脸继续讲道：“我跟你讲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无论什么考试，一定要全面检查考卷正面背面，一定不能再漏做题了！”虽然梅老师没点我的名，但当时我的脸已涨得通红。从此以后，每当考试，我都会认真检查，再也没漏答过考题。

那个年代，初中、高中都是两年制。说来也巧，在北涇中学上高中时，高一、高二的班主任老师也都是赤岸人。

高一时的班主任李鸿繁老师是唯一一个教过我小学、初中和高中的老师。小学四、五年级时有一门课叫“农知”，顾名思义“农业知识”，记得这门课是由初中部的李鸿繁老师来教的，据此我懂得了庄稼拔节、抽穗等知识，也能基本分清昆

虫中益虫、害虫的种类。初一时李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语文课，第二学期时调到了北涇中学任教，一年半后我上高一，李老师任我们班班主任并教语文。李老师讲课声音不大，但威力很大，同学们都不敢窃窃私语。至今记得他讲授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的情景，也记得他在班上召开主题班会的情景。

高二时的班主任徐国荣老师，赤岸寒塘坝人，是公认的好老师，不仅讲课得好，而且善于与学生交朋友，一点没有臆想中的大牌老师的令人难于接近。有一次徐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，他从旁边拉过一张椅子让我坐下，着实令我诚惶诚恐又暖上心头。那个年代上学全靠两条腿步行，为节省往返时间，我晚上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内，但早饭成了问题，徐老师获悉后主动帮我与学校食堂联系，以他的名义为我订上早

餐，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。

记忆中，我上学时的老师大多是多面手，一教多能。体育老师陈金财教化学教出了化学博士；美术老师李玉贵教英语教出了众多轻松与老外交流的人；数学老师李耀良成语故事讲得栩栩如生；音乐老师江祥声语文数学都善教，特别是他的板书令人惊叹；半路出家的周纯兹老师俨然像个科班出身，一点不逊色于别的老师；数学老师张雪芬经常组织学生参加文艺会演，次次都能获奖。

我常常想，为什么家乡的老师特别的多，教书又教得特别的好？我在村史馆找到了答案。赤岸人有着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，教育乃千秋大计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长久以来，家乡许多有远见的卓识人士在追求知识的同时又乐于教书育人，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也是人文赤岸精神、精髓的一部分。

忆林

## 豆腐花的滋味

| 石惠泉文 |

那时，村上人谈论什么东西最好吃。有人说，祥生娘烧的红烧肉最好吃，看她一口咬下去，肥嘟嘟的油从嘴角淌出来，真的馋死人。有人说，城里的小笼馒头最好吃，那天我到外婆家里，外婆陪我到店了买了四个，外婆对我说，咬一个小口，然后吸里面的油汁。那油汁，好吃得差点把人晕过去。有人看到阿泉挑着豆腐花担走过来，便道，吃来吃去，我觉得，还是阿泉的豆腐花最好吃。

阿泉，无锡塘村丁巷人。靠近七十岁了，他几乎是每天挑着一副豆腐花担，一步一步，走得小心而踏实。有时到我们村里，有时多走一里多路到华家田桥，一圈兜下来，没有卖不掉的。阿泉在我们旁边把担子歇下来，从丁巷到这里有两里路，挑着近百斤的担子，这么大年纪，应该歇一歇了。阿泉没有吆喝，看着大家种麦。有人早已被豆腐花的香味引诱得心心念念，刚咽下几口口水，准备把欲念压制回去，见豆腐花担还在那里，阿泉短短的胡子似乎在发出热情的邀请，结果还是放下铁耙柄，拍拍手，去掉一点灰尘，向豆腐花担走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五分钱。阿泉在给豆腐花碗里放酱油葱花等的当儿，又有三四个人走过去。浓烈的豆腐香飘过来，更可恶的是，他们几人好像特意把喝豆腐花的声响向俺人方向炒作，霍落落霍落落，羡慕得我们看都不敢看那个场面。

我高中毕业后当农民，正值家庭很艰难的日子。三年前，我父亲患病到上海医治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还借了一些债。目前债虽然还清了，但得重新积蓄起来造房子，那老旧房子里是做不了新房的。因此，我得节约每一分钱。我大姐出嫁后，对我家多有照顾，有一次，她给了我两元钱，让我零用。我当然不会乱花，但我得实现埋在心底里好久的欲望：喝上一碗阿泉的豆腐花。

阿泉的豆腐花担又在大道上歇了下来，我所劳动的地方离大道只隔两块田，犹豫了几下，我终于向豆腐花担走过去。

豆腐花的担子，一头是一只木桶，木桶由竹夹箍住。豆腐花装在木桶里的圆口坛内，坛的内壁是银色的，应该像热水瓶内胆一样，起保温作用。坛口围一圈布巾，布巾上是一个半球形的木盖子，中间凿两个凹口，便于提拿。木盖子倒置在木桶旁边，用一把长柄小铜勺伸进去，斜着舀出一片放在碗里，五分一碗约舀五下，大半碗，白白嫩嫩，冒着热气。盖上盖子，转身。另一头有一个底座，底座上放一个方形木架，架上放置碗、汤匙及各种佐料。阿泉放佐料的动作迅捷而熟练，一点不像近七十岁的老人，最后问我：“放不放辣？”我说不放。阿泉把豆腐花碗放在我的手里，说声慢慢吃。

确实应该慢慢吃。我用汤匙慢慢地把豆腐花捣碎一些，抬头望一望蓝蓝的天空，又望一望广袤的田野，在天地之间，我舀半汤匙豆腐花放进嘴里，一股神仙般的美味即刻传导给全身神经，啊，多么的美妙！酱油、麻油的咸香，蒜泥、葱花的清芬，虾米、紫菜的腥鲜，姜末、榨菜末的微辣，加上蛋皮丝的糯，白糖的甜，它们渗透到水嫩的豆腐花里，我舍不得把它咽下去，欲让它在嘴里多盘桓点时间，不料趁我不小心，它便滑进了喉咙。我半汤匙半汤匙地品味着，品味着豆腐花的鲜美，享受着生活给我的恩赐。一碗豆腐花，细品慢咽，整个人似乎飘忽在无比的幸福之中……

待我师范毕业回家乡工作，没见过阿泉的豆腐花担，也就没有再品尝过阿泉的豆腐花。毕竟那么大的年纪，要他挑近百斤的担子，走那么远的路，可能是力不从心了。我尝过不少别人家的豆腐花，都感觉没有阿泉的鲜美。

当时，五分钱一碗豆腐花。吃一碗，正好。豆腐花，适宜于品尝，而且是偶尔。眼下，我就快到阿泉当年挑豆腐花担的年龄。不再怎么想喝豆腐花，因为我可以肯定，我已经喝不出当年的美妙，还是让阿泉的豆腐花味道，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吧。